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三十三

中書_臣李采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_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一百三十二

列傳

宋 三十六

邊蒲

梅詢

馬元方

寇瑊

楊日嚴

李行簡

章頻

陳琰

李宥

鄭尚

郭稹

趙賀

高覲

袁抗陟

徐起

張旨

齊廓

鄭驥

王臻

魚周詢

賈黯

李京

呂景初馬遵

吳及

范師道

李絢何中立

沈邈

邊肅字安國應天府楚邱人進士及第除大理評事知於潛縣累遷太常博士三司使魏羽薦為戶部判官祀南郊超薦尚書度支員外郎帝以三司鈎取無法至道

初置行帳司以會財用之數命肅主之帳成遷工部郎
中出知曹州徙邢州會契丹大入先是地屢震城堞摧
圯無守備帝在澶州密詔肅若州不可守聽便宜南保
他城肅匿詔不發督丁壯乘城而鬪諸門悉所部兵陣
以待之騎傅城下肅與戰小勝契丹莫測也居三日引
去時鎮魏深趙磁洺六州閉壁不出老幼趨城者肅悉
開門納之擢樞密直學士徙宣州車駕朝陵徙河南府
還為當三班院出知天雄軍徙真定府崇遷給事中以

王嗣宗代肅嗣宗與肅有舊隙諷通判東方慶詒肅前
在州私以公錢貿易規利遣吏彊市民羊買女口自入
嗣宗上其事帝以肅近臣不欲屬吏遣劉綜任中正以
章示之肅引伏以守城功止奪三官貶岳州團練副使
久之徙武昌安遠軍節度副使起知光州以泰寧軍節
度副使徙泗州又徙秦州卒子調終尚書兵部員外郎
福建路轉運使

梅詢字昌言宣州宣城人少好學有辭辨進士及第為

利豐監判官後以祕書省著作佐郎御史臺推勘官預
考進士於崇政殿真宗過殿廬竒其占對詳敏召試中
書除集賢院李繼遷攻靈州急吳淑上書請遣使諭秦
隴以西諸戎使攻繼遷詢亦請以朔方授潘羅支使自
攻取帝問誰可使羅支者詢請行按東都事畧云真宗
問誰可使羅支者詢
請行真宗惜之不欲使蹈兵間詢曰苟活靈州而未至
罷西兵何惜一梅詢真宗壯其言因遣使羅支
而靈州陷還為三司戶部判官詢自以為過主知屢上
書論西北事時契丹數侵河北詢請遣大臣臨邊督戰

募遊手擊賊又論曹瑋馬知節才可用傅潛楊瓊敗當
誅田紹斌王滌等可責其效以贖過凡數十事其言甚
壯帝欲命知制誥李沆力言其險薄望輕不可用後斷
田訟失實降通判杭州知蘇州就徙兩浙轉運副使判
三司開折司坐議天書出知濠州為湖北轉運使以擅
假驛馬與人降通判襄州知鄂州徙蘇州為陝西轉運
使坐薦舉朱能貶懷州團練副使又以善寇準徙池州
起知廣德軍歷楚壽陝州復直集賢院累擢翰林侍讀

學士累遷給事中知審官院仁宗御過英閣讀正說養
民篇覽歷代戶口登耗之數顧謂侍臣曰今天下民籍
幾何詢對曰先帝所作蓋述前代帝王恭儉有節則戶
口充羨賦歛無藝則版圖衰減炳然在目作鑒後王自
五代之季生齒彫耗太祖受命太宗真宗休養百姓天
下戶口之數蓋倍於前矣因詔三司及編修院檢閱以
聞病足出知許州卒故事侍讀學士無出外者天禧中
張知白罷參知政事領此職始知大名府非歷二府

而出者自詢始詢性卞急好進然數為朝廷言兵在濠州夢人告曰呂丞相至矣既而呂夷簡通判州事故待之甚厚其後援詢於廢斥中以至貴顯夷簡力也

馬方元字景山濮州鄆城人父應圖嘗知頓邱縣太宗攻幽州應圖部屬糧沒軍中元方去髮為浮屠間行求父尸不得訴於朝帝憫之為官其兄元吉元方淳化三年進士及第為韋城縣主簿改大理寺評事知萬年縣諸將討李繼遷閔輔轉餉瀚海多失亡獨元方所部

全十九以勞遷本寺丞為御史臺推勘官遷殿中丞戶部使陳恕奏為判官元方言方春民貧請預貸庫錢至夏秋令以絹輸官行之公私果便因下其法諸路知徐州改太常博士梓州路轉運使後知鄆州量括牧地數千頃為京東轉運副使遷轉運使按部至濮州被酒毆知州蔣信降知宿州浚滑州為京西轉運使知應天府累遷太常少卿擢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公事衆論不以為允真宗謂宰臣曰元方在三司何多謗也王旦曰

元方盡心營職然其性卞急且不納僚屬議而醜言詆之所以賈怨帝曰僚屬顧不有賢俊邪歲餘以煩苛罷進給事中權知開封府以樞密直學士知并州留再任詔中書諭以委屬之意官至兵部侍郎卒

薛田字希稷河中河東人少師事种放與魏野友善進士起家丹州推官李允正知延州辟為從事向敏中薦其才改著作佐郎知中江縣累遷侍御史益州路轉運使民間以鐵錢重私為券以便交易謂之交子而富家

專之數致爭訟田請置交子務以權其出入未報及寇

賊守益州卒奏用其議蜀人便之

按李旼宋朝事實云始益州豪民十餘萬

戶連保作交子亦有詐偽者知府事諫議大夫寇瑛奏乞下益州更不得似日前置交子鋪詔轉運使張若谷知益州薛田同定奪聞奏請廢私交子官中置造乃置交子務其後三司使田況奏請不許秦州借支疏內尚稱自天聖元年薛田擘劃興置益州交子云云則是寇瑛所請乃是禁私交子而交子務之置實用田議也與宋史稱田請置交子務未報及寇瑛守益州卒奏用其議互異

累擢樞密直學士知益

州代還知審刑院羗人內寇時遷右諫議大夫知延州久之以疾徙同州又徙永興軍辭不行卒田性頗和厚

初以幹敏數為大臣所稱後屢更任使所治無赫赫名
寇瑊字次公汝州臨汝人擢進士授蓬州軍事推官李
順餘黨謝才瑊等復起為盜瑊設方略擒送京師徙開
封推官會施州蠻叛轉運使移瑊權領施州先是戍兵
仰他州餽糧瑊至請募人入米償以鹽軍食遂足復招
諭高州刺史田彥伊子承寶入朝得給印紙為高州官
族未幾溪南蠻復內寇瑊率眾擒其首領戮之就除大
理寺丞知開州遷殿中丞通判河南府坐解送諸料失

實降監晉州稅以太常博士通判并州改監察御史遷
殿中侍御史為開封府判官嘗奏事帝詢施州備禦之
術因諭之曰東川控蠻夷爾功已試其為朕鎮撫之命
為梓州路轉運使晏州多剛縣首斗望劫瀘州

按宋史地理志

晏州本羈縻州熙寧八年始置清井監隸瀘州凡燒清
羈縻州止載州名而不及縣故多剛縣不入於志

井監殺官吏瑛趨富順監命部兵多帳旗幟踰山西北
趨戎州盡取公私舟載糧甲具音樂合兩路兵至江安
誘溪監順史箇松南廣移悅等州刺史及八姓烏蠻首

領使斷賊徑帝遣內殿崇班王懷信議攻討招輯之宜
瑊奏蠻人嘗於二年春燒清井監殺吏民既赦貸其罪
復來寇邊若不討除則戎瀘資禁富順監諸蠻競起為
邊害矣詔發陝西兵益以白芳子弟合六千三百人緣
清井溪轉關凡十一陣破之蠻眾相率來附納牛羊銅
鼓器械甚眾而斗望猶旅拒不從瑊命懷信分兵拔其
柵與都巡檢使符承順進戰思晏江口斗望等始驚遽
勢稍却明日復分三道來拒王師懷信等格戰瑊乘其

後大破之斗望衆萬餘器不能軍溺死者衆遂降因籍其勇悍者千人分五都以隸禁軍為寧遠指揮使守涇井監更建砦柵濬三濠以還之就加侍御史召為三司鹽鐵判官逾月出為河北轉運使天禧中河決澶淵城視役河上隄墊數里衆皆奔潰而城獨留自若須臾水為折去衆異之遷工部郎中上言契丹約和以來河北減戍卒之半而復刺土兵其實益三分之一塞下軍儲不給請行入中鑿頭便糴三說之法入為三司度支

副使未幾以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益州仁宗即位遷給事中瑊與丁謂厚善帝謂輔臣曰瑊有吏幹毋深譴也徙鄧州坐失舉降少府監知金州復右諫議大夫會河決徙知滑州總領脩河既而以歲饑罷役瑊言病民者特杖芻耳幸調率已集若積之經年則朽腐為棄物後復興工斂之是重困也乃再詔塞河河平擢樞密直學士明年復給事中知秦州又坐失舉奪一官召權三司使復其官如故時有議茶法者帝訪以利害瑊

曰議者未知其要爾河北入中兵食皆仰給於商旅若
官盡其利則商旅不行而邊民困於餽運茶法豈可以
數更帝然之權知開封府天聖末再使契丹未行而卒
城少孤鞠於祖母王氏及登朝以妻封邑回授之朝臣
得回封祖母自城始

楊日嚴字垂訓河南人進士及第試祕書省校書郎知
安邱縣通判毫陳二州知襄州徙廬鄆二州入為開封
府判官使契丹還為兩浙轉運副使未行會青徐饑改

京東轉運使因請江淮陝西轉粟五十萬賑貧民又開清河八十里抵暖水河並堤起倉廩便漕運以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河中府加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時用兵伐元昊三司急財用有詔析戶版為十等第賦役民以歲租占佃官田廬者高其估募輸錢就市為已業人苦其擾又陝西奏收市益梓利諸路溪洞馬而不知其實無馬也日嚴皆奏罷之遷勾當三班院知通進銀臺司聞後為守者其政不便蜀人因進對從容言遠方

宜撫安之無容變法以生事遷給事中以龍圖閣學士
知澶州召權知開封府吏械囚不謹囚自殺坐是罷府事
判太常司農寺同知審官院卒日嚴初為益州轉運使
無他治能及知益州頗為蜀人所信愛凡日華歷官至
太常少卿三司副使

李行簡字易從同州馮翊人家貧刻志於學讀六經每
至夜分寒暑不易又聚木葉學書筆法猶勁與里中富
人楊士元同學既而同中進士第士元資遺行簡謝不

取起家隴州司理參軍徙彭州軍事推官陵州富民陳
子美父死繼母詐為文書逐出之累訴不得直轉運使
檄行簡劾正其獄改祕書省著作郎再遷太常博士知
坊州御史中丞王嗣宗薦為監察御史王旦數稱其才
真宗雅亦知之再遷侍御史陝西旱蝗命往安撫發倉
粟救乏絕又蠲耀州積年逋租還擢龍圖閣待制歷尚
書刑部郎中帝數幸龍圖閣命講周易間訪大臣能否
行簡所對無怨貶各道其所長人以為長者久之拜右

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乾興初改給事中以足疾請外
得知河中府徙虢州卒

章頻字簡之建州浦城人與弟頌皆以進士試禮部預
選會詔兄弟毋並舉頻即推其弟棄去後乃擢第試祕
書省校書郎知南昌縣改大理寺丞知九龍縣遷殿中
丞眉州大姓孫延世偽為券奪族人田久不能辨轉運
使使按治之頻視券墨浮朱上曰是必先盜印然後書
既引伏獄未上而其家人復訴于轉運使更命知華陽

縣黃夢松覆按無所異夢松用此入為監察御史頻坐
不時具獄降監慶州酒徒知長洲縣天禧初增置諫官
御史十二人頻以選召對稱旨擢監察御史陳毫間民
訛言兵起老幼皆奔命安撫京西還為三司度支判官
青州麻士瑤殺從子溫裕并其財遣往按治士瑤伏誅
又詔勸邛州牙校訟鹽井事皇城使劉美倚后家受賕
使人市其獄頻請捕繫真宗以后故不問忤旨出知宣
州改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頻雅善丁謂謂貶左遷尚

書比部員外郎監饒州酒起知信州進刑部員外郎知福州王氏時賦民官田歲輸租稅而已至是或謂鬻之可得緡錢二十餘萬頗疏以為不可徙知潭州改廣西轉運使適宜州守貪暴不法既罷去反訟頻子許嘗被刑而冒奏為祕書省校書郎頻坐謫知饒州復入為度支判官累遷刑部郎中使契丹至紫濛館卒契丹遣內侍就館奠祭命接伴副使吳克荷護其喪以錦車駕索駝載至中京斂以銀飾棺又具鼓吹羽葆吏士持甲兵

衛送至白溝詔遣其子訪乘傳扈樞以歸訪官三班奉職即許也

陳琰字伯玉澶州臨河人進士及第歷滎陽樂城縣主簿遷大理寺丞再遷太常博士轉運使盧士倫曹利用壻也怙勢聽獄不以直訟者不已付琰評決琰直之御史知雜韓億聞其事奏為監察御史丁父喪哀毀墳木連理憂除遷殿中侍御史天聖五年祀南郊中外以為丁謂復還琰疏言丁謂賄賂包苴盈於私室威權請謁

行彼公朝引巫師妖術厭魅官闈易神寢龍岡異消王
氣今裡柴展禮渙汗推恩必慮謂潛輸琛貨私結要權
假息遐荒異移善地李德裕止因朋黨不獲生還盧多
遜曲事王藩卒無牽復請不原赦帝然之為三司度支
判官遷侍御史歷京西河東河北轉運副使三司戶部
度支鹽鐵副使汴倉納糧綱槩量不實操舟者坐亡失
所載或杖背徒重役瑛始奏選官監視謂之定計斗面
積遷至尚書工部郎中卒

李宥字仲嚴唐之後裔自吳徙青遂為青人祖成五代末以詩酒遊公卿間善摹寫山水至得意處疑非筆墨所成父覺見儒林傳宥幼孤不好弄長讀書屬文不雜交游舉進士調火山軍判官入館校勘書籍遷集賢校理遂直院知蘄州歲凶人散委嬰孩而去者相屬于道宥令吏收取計口給穀俾營婦均養之每旬閱視所活甚眾或殺人以米十石給傭者使就獄曰我重賄吏爾必不死宥得其情論如法提點荆湖刑獄又糾察在京

刑獄同判太常寺舊宗廟五饗輔臣攝事中廢且久止
差從官宥因對力言遂復故事以諫議大夫知江寧府
民有告人殺其子者曰吾子去家時巾若巾今巾是矣
民自誣服宥疑召問卒伸其枉府舍火宥畏兵亂闔門
不救降祕書監致仕起分司南京改太子賓客判留司
御史臺卒宥性清介然與物無忤好獎拔士人外族甚
貧宥有別業以券畀之既死家無餘財

按宋史此下有
張秉張擇行二

傳俱無事蹟足
錄今並從刪

鄭向字公明開封陳留人舉進士中甲科為大理評事
通判蔡州累遷度支員外郎鹽鐵判官出為兩浙轉運
副使疏濶州蒜山滑河抵於江人以為便復為鹽鐵判
官遷兵部郎中提點諸司庫務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杭
州卒五代亂亡史冊多漏失向著開皇紀撫拾遺事頗
有補焉

郭稹字仲微開封祥符人世寓鄭州舉進士中甲科為
河南縣主簿除國子監真講議者以其資淺罷還河南

時孫奭馮元判監事因奏稹學問通博他選莫能及乃得留居二歲陳堯咨知大名辟簽書府判官事改大理寺丞奭等復薦為直講奭出知兗州又薦稹與賈昌朝赴中書試講說而稹固辭召試學士院為集賢校理馮元知河陽辟為通判徙通判河南府入為三司度支戶部判官累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同脩起居注康定元年使契丹告用兵西鄙契丹厚禮之與同出觀獵延稹射獐一發中走兔眾皆愕視契丹主遺以所乘馬及他物

甚厚既還轉兵部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擢龍圖閣直
學士權知開封府卒稹性和易文思敏贍尤刻意於賦
趙賀字餘慶開封封邱人事繼母至孝舉毛詩及第補
臨朐縣主簿賀有幹才知州寇準具知賀淳化中調丁
壯塞澶州決河衆多逸去獨賀全所部而歸改大理評
事鹽池吏欺緝錢選賀往解州鈎校出入賀悉得其奸
以殿中丞歷知漢州蜀吏喜弄法而賀精明吏不敢欺
事更被賀多所究詰人目為趙家關謂如關梁不可越

也召權三司戶部判官真補度支判官累遷尚書工部
郎中提舉諸司庫務為江淮制置發運使發運司占隸
三司軍將分部漕船舊皆由主吏自遣受賕不平或數
得詣富饒郡因以商販貧者至不能堪其役賀乃籍諸
州物產厚薄分刷易為三等視其功過自裁定由是吏
巧不得施歲漕米溢常數一百七十萬蘇州太湖塘岸
壞及並海支渠多湮廢水侵民田詔賀與兩浙轉運使
徐奭兼領其事伐石築堤浚積潦自吳江東赴海流民

歸占者二萬六千戶歲出苗租三十萬遷刑部郎中歷
三司戶部度支鹽鐵副使以右諫議大夫知永興軍徙
鄧州歲餘判宗正寺出知越州坐失舉降知廬州遷給
事中復判宗正寺知鄭蔡壽三州卒在臨朐時用轉運
使李中庸薦改官中庸沒無子賀為主葬圖其象歲時
祀于家子宗道終集賢校理

高覲字會之宿州蘄人進士起家為嘉興縣主簿後以
孫奭薦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通

判泗州詔定淮南場茶法覲陳說利害不報擢提點利
州路刑獄召為三司戶部判官安撫河北還為京西轉
運使徙益州彭州廣嶺麗水二峽地出金宦者挾富人
請置場募人夫採取之覲曰聚眾出谷間與蠻獠雜處
非遠方所宜且得不償失奏罷之王蒙正恃章獻太后
親多占田嘉州詔勿收賦覲又極論其不可坐失察嘉
州守張約受賕賤通判杭州累遷右諫議大夫河東都
轉運使加集賢院學士判尚書刑部進給事中知單州

卒子秉常為梓州路轉運使

袁抗字立之洪州南昌人舉進士得同學究出身調陽朔縣主簿薦補桂州司法參軍撫水蠻寇融州轉運使俞獻可檄抗權融州推官督兵糧與謀軍事蠻治丹且至抗即揚梅石門兩隘建水柵二據其衝賊不得入後因置戍不廢事平特遷衡州推官改大理寺丞累遷國子博士知南安軍擢提點廣南東路刑獄浙東叛卒鄂鄰鈔閩越轉南海與廣州兵逆戰海中值大風有告鄰

溺死者抗獨曰是日風勢趨占城鄰未必死後果得鄰
於占城還為度支三司判官以尚書金部員外郎為梓
州路轉運使徙益州路時三司歲市上供綾錦鹿胎萬
三千匹抗言蜀民困憊願少紓其力以備秦中他日之
用是年郊祀闕其數之半黎州歲售蠻馬詔擇不任戰
者卻之抗奏朝廷與蠻人互市非所以取利也金山前
後五部落仰此為衣食一旦失利侵侮不知費直幾馬
臣念蜀久安不敢奉詔尋如舊制除江淮發運使召為

三司鹽鐵副使時抗老為御史所劾罷知宣州累遷光祿少卿分司南京改少府監卒抗喜藏書至萬卷子陟少刻厲好學善為詩終殿中丞

徐起字豫之濮州鄆城人舉進士試祕書省校書郎知隰川縣積官尚書都官員外郎知楚州樞密直學士張宗象薦之擢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入判三司開折司歷開封三司度支判官館伴契丹使還奏所過州縣使官既去官吏將枝皆出郊旅賀燕飲久之城邑為之空乃

下約束禁止之出為荆湖北路轉運使部有戍卒殺人
繫獄其徒欲劫之起聞亟往接誅之分其徒隸他州徒
江西知徐州就為轉運使募富室得米十七萬斛賑饑
民又移粟以贖河北京西凡三百萬與安撫使劉夔不
相能徙京西又徙江東起請開長淮舊浦以便漕運知
兗州有都巡檢虐所部而部兵百餘人持兵至庭下州
人大恐起以禍福開諭之衆感泣聽命因按致其首奏
罷都巡檢復為度支判官累遷祕書監知湖州卒

張音字仲微懷州河內人為保定軍司法參軍工書轉
運使鍾離瑾願補一縣尉捕刷賊以自効瑾壯其請為
奏徙安平尉前後捕盜三百餘人嘗與賊鬪流矢中臂
猶手殺數十人擢試秘書省校書郎知遂城縣遷著作
佐郎明道中淮南饑自詣宰相陳採荒之策命知安豐
縣大募富民輸粟以給餓者既而浚潁河三十里疏泄
支流注芍陂為斗門溉田數萬頃外築堤以備水患再
遷太常博士知尉氏縣徙通判忻州元昊反特遷尚書

屯田員外郎通判府州州依山無外城旨將築之州將
曰吾州據險敵必不來旨不聽城垂就寇大至乃聯巨
木補其罅守以強弩中外不相聞者累日人心震恐庫
有雜絲數千段旨矯詔賜築城卒卒皆東望呼萬歲賊
疑以救至也州無井民取河水以飲賊斷其路旨夜開
門率兵擊賊賊小却以官軍壁兩傍使民出汲復以渠
沉覆積草賊望見以為水有餘督居民乘城力戰賊死
傷者衆隨解去以功遷都官員外郎徙知萊州葉清臣

舉材堪將帥召對改知邢州擢提點河東路刑獄范仲淹歐陽脩復言其鷲武有謀略除閤門使固辭進工部郎中知鳳翔府累遷光祿卿知潞晉二州以老疾權判西京御史臺尋卒

齊廓字公闕越州會稽人舉進士第自梧州推官累遷太常博士知審刑詳議官提點荆湖南路刑獄潭州鞠繫囚七人為強盜當論死廓訊得其狀非強付州使劾正乃悉免死平陽縣自馬氏時稅民丁錢歲輸銀三萬

八千兩民生子至壯不敢束髮廓奏蠲除之歷三司度
支開封府判官出為江淮西南轉運使時初兼按察同
時奉使者競為苛刻邀聲名獨廓奉法如平時積官光
祿卿直祕閣以疾分司南京改祕書監卒廓寬柔恭敬
人犯之不校弟唐為吉州司理參軍博覽強記嘗舉賢
良方正對策入等越州蔣堂奏廓及唐父母垂老窮居
鄉里二子委而之官唐復久不歸省於是罷唐令歸侍
養廓方使湖南雖置不問然士論薄之

鄭驥字士龍河南人登進士第更慶汝鄭秦州推官改
秘書省著作郎知垣曲縣康繼英辟僉書衛州判官事
劉從德代繼英又表驥有善狀進一官累遷三司度支
判官建言蜀人引江水溉田率有禁歲旱利不均宜弛
其禁又言京西早舊禁粟無出國門可且勿禁慶厯中
與魚周詢刺陝西民兵十餘萬除陝西轉運按察使兼
三門發運使加直史館河北轉運使入為度支副使河
決德州入王紀口議欲徙州詔驥往視之還言州不當

徙已而州果無患又為河北轉運使王則反討平之除
天章閣待制知鳳翔府先是皇甫泌夏安期皆為轉運
使泌先謫去安期後至不及賞釀固辭不受願推功與
二人復為河北都轉運使累遷尚書工部郎中以疾知
華州卒

王臻字及之潁州汝陰人始就學能文辭曾致堯知壽
州有詩名臻以文數十篇往見致堯覽之歎曰潁汝固
多奇士舉進士第為大理評事歷知舒城會昌縣通判

徐定二州以殿中丞知兗州特遷監察御史中使就營
景靈宮太極觀臻佐助工費有勞遷殿中侍御史擢淮
南轉運副使時發運司建議濬淮南漕渠廢諸堰臻言
揚州召伯堰實謝安為之人思其功以比召伯不可廢
也濬渠亦無所益召為三司度支判官而發運司卒濬
渠以通漕臻坐前異議降監察御史知睦州道復官徙
福州閩人欲報仇或先食野葛而後趨仇家求鬪即死
其處以誣仇人臻辨察格鬪狀被誣者往往釋去俗為

少變又民間數以火訛相驚悉捕首惡罪之民乃定仁
宗即位累擢龍圖閣待制權知開封府遷尚書工部郎
中姦人偽為皇城司刺事卒嚇良民以取賕臻購得其
主名黥竄三十餘人都下肅然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
中丞建言三司開封府諸曹參軍及赤縣丞尉率用貴
游子弟驕惰不習事請易以孤寒登第更任宦書考無
過者為之又言在京百司吏人入官請如長定格歸司
三年皆可其奏未幾卒臻剛嚴善決事所至有風跡云

魚周詢字裕之開封雍邱人早孤好學舉進士中第為大理評事歷知南華分宜靜海三縣遷太常博士通判漢州城中夜有火部衆掠之植劍於前曰攘一物者斬火止民無所失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知真州歷知蔡州陝西用兵科歛煩數命安撫京西路又使陝西刺民兵進起居舍人知諫院固辭乃以尚書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為三司鹽鐵副使時渭州城水洛尹洙鄭戩爭未決詔周詢與都轉運使程戩相利害周詢是戩

議逆城之累遷右諫議大夫推御史中丞慶曆八年手
詔近臣訪天下之務周詢上言略曰陛下患西陲禦備
天下繹騷趨募兵士急調軍食雖常賦有增而經用不
足臣以為生靈重困於茲為劇速宜經度以紓匱乏願
委安撫使與本路守邊掌計臣僚同議裁減冗兵節抑
浮費去武臣之庸懦出守宰之貪殘通鹽商之利改錢
幣之法宣布德澤勸勉農桑則公有羨財私有餘力矣
陛下惠承平寢久仕進多門政濫員多糜費廩祿臣以

為國家於制舉進士明經之外復有任子流外之補員
殿釁服輿臺者亦寘班列願特詔進士先取策論諸科
兼通經義中第解褐無令過多其文武班奏薦并流外
出官者權停五七年自然名器不濫奔競衰息矣陛下
患牧守之職罕聞奏最臣聞漢宣帝勉勵二千石其有
治效者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
故良吏為盛願詔兩府大臣選委兩制臺諫官參舉如
兩任通判可充知州者京朝官依次除補若治狀尤異

即升省府提轉其常例入知州者一切停罷則進擢得人收守重矣陛下患將帥之任艱於稱職臣聞晏子薦司馬穰苴曰文能附眾武能威敵是知將帥之材非文武兼備則不可為願擇名臣選舉深博有謀知兵練武之士不限資級試以邊任如祖宗朝任郭進李漢超輩閩外之士俾得專之無以謗讒輕有遷徙使其足以取重則安有不稱職之憂乎陛下患西北多故邊情罔測獻竒譎空言者多陳悠久實效者少臣伏見國家偃革

止戈踰四十載而守邊多任庸人不嚴武備因循姑息
為敵所窺願陛下特議減三路兵馬之驚冗者以紓經
費以息科斂然後選將帥擇偏裨使戢肅驕兵飭利戎
器識山川形勝用兵奇正雖二邊異時侵軼恃吾有以
待之庶幾無患矣時執政及近臣所對多踈闊仁宗頗
嘉周詢詳敏知思州張得一誅坐失舉出知成德軍未
行卒帝嗟悼之特贈尚書工部侍郎周詢性和易聞見
該洽明吏事在安州時園吏見大蛇垂闌楯即視之乃

周詢醉而假寐世傳其異

賈黯字直孺鄧州穰人

按東都事略作南陽人

擢進士第一起家

將作監丞通判襄州還為秘書省著作佐郎直集賢院
遷左正言黯自以年少遭遇備位諫官果於言事首論
韓琦富弼范仲淹可大用杜樞覆張彥方獄將駁正忤
執政意執政以他罪絀樞黯言樞無罪且旨從中出不
因臣下彈奏恐自此貴幸近習言一得入則將陰肆讒
毀害及善良不可不察時言者或論事亡狀輒戒勵窮

詰黜奏諫官御史跡既疎遠未嘗預聞時政不免採於傳問一有失言而詰難沮辱隨之非所以開廣言路請如唐太宗用王珪魏徵故事每執政奏事聽諫官一人隨入執政又患言事官旅進論議上前不肯止乃詔凡欲合班上殿者皆稟中書俟旨黜論以為今得進見言事者獨諫官御史若然言路將壅陛下不得聞外事矣請如故使皆弗許僕智高反余靖知桂州楊旼安撫廣南東西路皆許便宜行事黜言二人臨事指蹤不一則

下將無所適從又靖專節制西路若賊東嚮則非靖所
統無以使眾不若并付靖經制兩路從之皇祐四年同
脩起居注徙判鹽鐵勾院遷左司諫建言天下復置義
倉下其說諸路而論者不一黠亦反復辨析卒不果行
宰相劉沆請中外薦舉陳乞一切以詔令從事每用例
論者以為非便黠奏罷之狄青除樞密副使黠言國初
武臣宿將扶建大業平定列國有忠勳者不可勝數然
未有以卒伍登帷幄不報會靈觀災又言當罷營繕赦

守衛者罪以示儆懼脩省之意擢知制誥初仁宗視事
退御通英閣召侍臣講讀脩起居注官獨先出黜言君
臣訪對動關政體史臣不得預聞請并召侍經筵許之
初通英延義二閣講讀官自有記注至是乃罷焉直龍
圖閣錢延年擢天章閣待制黜當命辭即詆延年不才
不宜汚侍從封詞目還中書命遂寢判吏部流內銓並
州推官乘澤父留鄉里死三年矣澤為弗知者而調京師
既覺而去黜奏劾廢終身徙襄州父疾且亟請徙郡及

解官就養不報乃棄官去而御史吳中復等劾黯輒委
州印撓朝廷法黯知郢州未及任父卒服除勾當三班
院為翰林學士唐介等坐言陳升之不當柄用皆外補
黯奏介等敢言請寬之以疾請郡改侍讀學士知鄧州
未行疾愈復以為翰林學士知審官院累遷尚書左司
郎中權知開封府兩軍獄囚歲瘐死者眾而吏不任其
責黯言吏或怠於視囚饑渴疾病因以致死請歲計死
者多少而賞罰之御史中丞王疇與其屬陳經呂誨傅

堯俞諫官司馬光龔鼎臣王陶皆言黜剛愎自任赦書
下府罪應釋者反重刑之罷為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
英宗即位遷中書舍人受詔撰仁宗實錄權知審刑院
為羣牧使時封拜皇子並除檢校太傅黜言太師太傅
太保是為三師天子之所師法子為父師於義不可請
自今皇子及宗室屬卑者皆毋兼師傅官隨其遷序改
授三公下兩制儀請如黜奏而中書亦謂自唐以來親
王無兼師傅者國朝以三司三公皆虛名故因而授之

宜正其失詔可遷給事中權御史中丞未幾以呂誨知
雜事誨嘗彈治黯迨巡引避黯言嘗薦誨為御史知其
方正謹厚一時公言非有嫌怨願終與共事誨乃就職
時帝初即位王廣淵周孟陽以藩邸之舊數召對黯言
俊又滿朝未有一被召者獨親近一二舊人示天下以
不廣請如太宗故事召侍從館閣之臣以備顧問帝嘗
從容謂黯曰朕欲用人少可任者黯對天下未嘗乏人
顧所用如何爾退而上五事一知人之明二養育以漸

三材不求備四以類薦舉五擇取自代後與兩制合議
請以濮王為皇伯執政弗從數詣中書爭論既病求出
以翰林侍讀學士知陳州未行卒年四十四口占遺奏
數百言猶以濮王議為請贈尚書禮部侍郎黜脩潔自

喜在朝數言事或從或否人稱其介直

按東都事略云
黜初登第還南

陽時范仲淹知鄆州黜詣仲淹求教仲淹曰君不憂不
顯惟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黜拜其言其後黜每以語
人曰吾得於范公不欺二字平生用
之不盡也此介直之稱所由來矣然不無下急云

李京字伯升趙州人進士中第歷平定軍判官冀州推

官改大理寺丞知魏縣奉法嚴正吏不便欲以奇中京
遂相率遁去監司果議以苛刻斥京知府任布曰如此
適墮吏計中京賴以免徙永昌縣通判趙州以王拱辰
薦遷監察御史時太史言日當食不食羣臣皆賀京上
疏曰陛下精誠感格日當食而陰雲蔽虧雖熒惑退舍
桑穀並枯無以異也然臣竊有疑者自寶元初定襄地
震壞城郭覆廬舍十年不已豈非西北二邊有窺中國
之意乎今孟夏雷未發聲豈非號令不信乎願陛下飭邊

備慎出命以厭禍于未形又尚美人棄外館多年比聞復召入臣慮假媚道以為盡惑宜亟絕之苗繼宗嬪御子弟乃緣恩私為府界提點宜割惟薄之愛重名器之分庶幾不累聖政仁宗嘉納授右正言數上書論事宰相賈昌朝不悅京嘗屬侍御史吳鼎臣薦推直官李實鼎臣希昌朝意告中丞高若訥若訥為鼎臣上京簡謫京太常博士監鄂州稅既至引令孤峘錢徽事言臣為御史諫官首尾五年凡六上章四親對自陳疾故懇求

外補臣之出處粗有本末會推直官李實歲將滿因簡
鼎臣宜留實補御史鼎臣亦謂議協公望不意逾兩月
乃誣臣與實為朋黨臣與實係友鼎臣鄉曲之舊惟陛
下察之未幾卒官詔錄其子諶為郊社齋郎

按宋史此下有吳鼎

臣附載無事蹟
足錄今並從刪

呂景初字冲之開封酸棗人以父蔭試秘書省校書郎
舉進士歷汝州推官改著作佐郎知夏陽縣僉書河南
府判官通判并州高若訥薦為殿中侍御史張貴妃薨

有司請依荆王故事輟視朝五日或欲更增日聽上裁
乃增至七日景初言妃一品當輟朝三日禮官希旨使
恩禮過荆王不可以示天下妃既進冊為皇后又詔立
忌景初力爭乃罷時兵冗用度乏景初疏奏當祖宗時
四方割據中國繞百餘州民力未完耕植未廣然用度
充足者兵少故也而所征皆克自數十年來用數倍之
兵所嚮必敗以此知兵在精不在衆望詔中書樞密院
議罷招補而汰冗濫又言坐而論道者三公也願陛下

於輔臣侍從臺諫之列擇其忠信通治道者屢詔而數
訪之幸甚又與言事御史馬遵吳中復奏彈梁適與劉
宗孟連姻而宗孟與冀州富人共商販下開封府劾治
所言不實皆坐謫景初通判江寧府徙知衡州復召還
臺嘉祐初大雨水景初曰此陰盛陽微之誠也疏請擇
宗子之賢者問安侍膳宮中以消奸萌或尹京典郡為
夾輔之勢時狄青為樞密使得士卒心議者憂其為變
景初奏稱天象謫見妖人訛言權臣有虛聲為兵衆所

附中外為之恟恟此機會之際間不容髮蓋以未立皇子社稷有此大憂惟陛下蚤為之計則人心不搖國本固矣數請中書白執政請出青文彥博以青忠謹有素外言皆小人為之不足置意景初曰青雖忠如衆心何蓋為小人無識則或以致變大臣宜為朝廷慮毋牽閭里思也知制誥劉敞亦論之甚力卒出青知陳州李仲昌以河事敗內遣中人置獄景初意賈昌朝為之即言事無根原不出政府恐陰邪用此以中傷善良乃更遣御

史同訊遷右司諫安撫河還奏比部員外郎鄭平占籍
真定有田七百餘頃因請均其徭役著限田令以戶部
員外郎累遷吏部員外郎擢天章閣待制知諫院病未
入謝而卒馬遵字仲塗饒州樂平人積官禮部員外郎
兼侍御史知雜事改吏部直龍圖閣卒性樂易言事不
為激訐多見推行杜衍范仲淹皆稱道之

吳及字幾道通州靜海人年十七以進士起家為侯官
尉閩俗多自毒死以誣仇家官司莫能辨及悉為讞正

前後活五十三人提點刑獄移其法於一路辟大理寺
檢法官徒審刑院詳議累遷太常博士是時仁宗春秋
既高無子及因推言閣寺以及繼嗣事至和元年上疏
曰臣幸得待罪法吏輒原刑法之本以効愚忠切惟前
世肉刑之設斷支體刻肌膚使終身不息陛下當隆
盛之時未享繼嗣之慶或者宦官太多而陛下未悟也
臣聞漢永平之際中常侍四員小黄門十人爾唐太宗
定制無得踰百員且以近侍較之祖宗時宦官凡幾何

人今凡幾何人伏望濬發德音進獻宦官一切權罷擅
宮童幼寘以重法若然則天心必應聖嗣必廣宗廟之
策無先於此書奏帝異其言欲用為諫官而及以父憂
去嘉祐三年始擢秘閣校理踰月改右正言復上言儲
副者天下之根本陛下以宗廟之重根本未立四方無
所係心宜發自聖斷擇宗室子以備儲副聽入侍禁中
他日有嫡嗣則異其恩禮復令歸邸於禮無嫌於義為
順弭覬覦之心屬天下之望宗廟長久之策也既而又

言開寶詔書內侍臣言三十無養父者聽養一子為嗣
并以名上宣徽院違者抵死比年此禁益弛天絕人理
陰累聖嗣願詔大臣明示舊制上順天意以綏福祐明
年遂權罷內臣進養子又上書論政事謂倉廩空虛內
外匱乏其弊在於官多兵冗請汰冗兵省冗官然後除
民之疾苦因條上十餘事多施用之建請擇館職分校
館閣書并求遺書於天下語在藝文略明年日食三朝
及言日食者陰侵陽之戒陛下淵默臨朝陰邪未盡屏

左右親倖驕縱亡節將帥非其人為敵所輕因言孫沔
在并州苛暴不法燕飲無度麗籍前在并州輕動寡謀
輒興堡砦屈野之衄為國深耻沔繇此坐廢又言春秋
有告糴陛下恩施動植視人如傷然州郡官司各專其
民擅造閉糴之令夫二十石以上所宜同國休戚坐視
流離豈聖朝子育兆民之意遂詔災傷閉糴論如違制
律久之遷右司諫在職數年以勁正稱遇事無小大輒
言嘗請毋納羣臣上尊號出後宮私身及非執事人毋

以御寶白劄子賜近侍家人冠帔及比邱尼紫衣并責
執政大臣用李吉甫故事選拔賢俊務杜預遺法旌擢
守令復置將作監官屬專領營造論入內都知任守忠
陵轡駙馬都尉李瑋及于求內降會諫官陳升之建請
裁節班行補授下兩制臺諫官集議主鐵冶者舊得補
班行至是議罷之既定藁及與御史沈起輒增注興國
軍磁湖鐵冶如舊制主磁湖冶者大姓程叔良也翰林
學士胡宿等即劾及與起職在臺諫而為程氏經營占

銅恩例請詔問狀皆引伏及出為工部員外郎知廬州
進戶部直昭文館知桂州卒錄其弟齊為太廟齋郎及
當官有守初為檢法官三司請重鑄鐵錢法至死下有
司議及爭不可主者恚曰立天下法當由一檢法邪及
曰義理為先安有高下卒不為訕

范師道字貫之蘇州長洲人進士及第為撫州判官知
廣德縣通判許州累遷都官員外郎吳育舉為御史奏
請罷內降推恩擇宰相久其任選宗室賢者養宮中備

儲貳初皇祐中賈昌朝上議置五輔郡設京畿轉運使
提點刑獄號為拱輔京師而論者謂宦官謀廣親事親
從兵欲取京畿財賦贍之因以收事柄師道力奏非便
遂復舊制又以四年貢舉士苦淹留請易為三年宰相
劉沆護葬溫成皇后禮官議稱陵師道以為非典制數
疏爭沆惡之引著令臺官滿二年當補外出知常州臺
諫官共言師道不當去不報從廣南東路轉運使舊補
攝官皆委吏胥無先後遠近之差師道為置籍次第之

召為鹽鐵判官道改兩浙轉運使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管勾國子監後宮周氏董氏生公主諸閹女御多遷擢師道上疏曰竊聞諸閹女御以周董育公主御寶白劄並為才人不自中書出語掖庭覬覦遷拜者甚多周董之遷可矣女御何名而遷乎才人品秩既高古有定員唐制止七人而已祖宗朝宮闈給侍不過二三百居五品之列者無幾若使諸閹皆遷則不復更有員數矣婦人女子與小人之性同寵幸太過則瀆慢之心生思

澤不節則無厭之怨起且用度太煩一才人之奉月直中戶百家之賦歲時賜予不在焉况誥命之出不自有司恐斜封墨勅復見於今日矣時大星隕東南有聲如雷又上疏曰漢晉天文志天狗所下為破軍殺將伏尸流血甘氏圖天狗移大賊起今朝廷非無為之時也而備邊防盜未見其至必有包藏險心投隙而動者宜揀拔將帥訓練卒伍詔天下預為備禦仁宗晚年尤恭儉四方無事師道言雖過每優容之遷兵部員外郎兼侍

御史知雜事判都水監與監官御史數奏樞密副使陳
升之不當用升之罷師道亦出知福州頃之以工部郎
中入為三司鹽鐵副使遷戶部直龍圖閣知明州卒師
道勵風操前後在言責有聞即言或獨爭或列奏如陳
執中家人殺婢卒坐免奪王拱辰宣徽使李淑翰林學士
及王德用程戡領樞密官官石全彬閻士良升進皆嘗
奏數其罪焉

李絢字公素邛州依政人少放蕩亡檢凡絢教之書嚴

其課業而出絢遨遊自若比暮絢歸絢徐取書視之一
過輒誦數千言絢竒之稍長能屬文尤工歌詩擢進士
第再授大理評事通判鄒州元昊犯延州並邊皆恐邠
城陴不完絢方攝守即發民治城僚吏皆謂當言上遲
報絢不聽帝聞之喜因詔他州悉治守備還為太子中
允直集賢院歷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為京西轉
運使是時范雍知河南王舉正知許州任中師知陳州
任布知河陽並二府舊臣絢皆以不才奏之未幾召脩

起居注糾察在京刑獄時宰相杜衍各拔知名士真臺
省惡行者指絢為其黨絢嘗舉陸經經坐贓貶而任布
又言絢在京西苛察出知潤州改太常丞徙洪州時五
溪蠻寇湖南擇轉運使帝曰有館職善飲酒者為誰今
安在輔臣未喻帝曰是往歲城邠州者其人才可用輔
臣以絢對遂除湖南轉運使絢乘驛至邠州戒諸部按
兵毋得動使人諭蠻以禍福蠻罷兵受約未復脩起居
注權判三司鹽鐵勾院復糾察在京刑獄以右正言知

制誥奉使契丹知審官院遷龍圖閣直學士起居舍人
權知開封府治有能名絢夜醉晨奏事酒未解帝白開
封府事劇豈可沉湎於酒邪改提舉在京諸司庫務權
判吏部流內銓初慈孝寺亡章獻太后神御物盜已得
絢考掠不得其情輒釋去時知制誥何中立權發遣開
封府事窮治之盜伏罪中立遷兵部員外郎糾察在京
刑獄絢熟知蘇州未行卒絢疎明樂易少周遊四方頗
練世務數上書言便宜仁宗春秋高未有繼嗣絢因祀

高祺選獻賦大旨言宜遠嬰寵近賢良則神降之福子
孫繁衍帝嘉納之性嗜酒終以疾死中立字公南許州
長社人頗以文詞自喜然嗜酒無行知杭州暴中風卒
沈邈字子山信州弋陽人進士及第起家補大理評事
知侯官縣通判廣州累遷都官員外郎歷知真州福州慶
厯初為侍御史時呂夷簡罷相輔臣皆進官邈言爵祿
所以勸臣下非功而授則為濫今邊鄙屢警未聞廟堂
之謀有以折外侮無名進秩臣下何勸焉又論夏竦除

樞密使而疎陰交內侍劉從愿使從愿內濟狡諂疎外
專機務姦黨得計人主之權去矣其言甚切權鹽鐵判
官轉兵部員外郎時選諸路轉運加按察使邈與張昱
之王素首被選邈加直史館使京東歲餘入為侍御史
知雜事未幾擢天章閣待制知澶州徙河北都轉運使
又徙陝西歲中加刑部郎中知延州卒邈疎爽有治才
然性少檢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三十三

列傳

宋 三十七

張盥之

魏瓘 琰

滕宗諒 劉越

李防

趙湘

唐肅

張述

黃震

胡順之

陳貫 安石

范祥 育

田京

周渭

梁鼎

范正辭

諷

劉師道

王濟

方偕

曹穎叔

劉元瑜

楊告

趙及

劉湜

王彬

張盥之字景山父秘自有傳盥之進士及第補樂清尉
潤州觀察推官校勘館閣書籍遷孫賢校理通判常州
知温州蔡齊薦其材可用擢提點淮南路刑獄楊崇勳
知亳州恃恩為不法誣蒙城知縣王申罪械送獄盥之

庶得寃狀乃出申配姦吏若干人徙廣南東路轉運使
夷人有犯其酋長得自治而多慘酷請一以國法從事
權度支判官為京西轉運使加直史館徙河北被邊諸
州發卒斬西山木卒逃入契丹者歲數百人敵既利其
所開地又得亡卒故不爭盟之戒斬伐毋得深入北地
卒亦不敢逃還為鹽鐵副使擢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
運按察使保州廣信安肅軍自五代以來別領兵萬人
號緣邊都巡檢司以知州軍為使置副二人分所領卒

為三部使援鄰道太祖嘗用之有功詔每出巡別給糧錢以優之其後州將不復出內侍為副數出巡部卒偏得康賜軍中以為不均通判保州石待舉言於盟之請合三部兵更出入季一出即別給錢糧餘悉罷仍請以武臣代內侍時楊懷敏方任邊事尤不悅巡檢司雲翼卒惡石待舉遂殺之以作亂盟之自魏馳至城下召諸將部分攻城使人請懷敏曰不即來當以軍法從事既至又以兵自衛盟之叱去衛者城開田況潛殺降兵數

百人盥之預知其謀除戶部副使既而坐前事奪職知
虢州王則反貝州有言盥之在河北捕得妖人李教不
殺使得逸去今乃為則主謀事平無其人會冀州人段
得政詣闕自言嘗為叔父屯田郎中曇昧免緣坐且言
曇以書屬盥之乃下御史按劾雖不得書猶奪三官監
鄂州稅知漢陽軍稍遣刑部郎中復待制知湖州徙揚
州以光祿卿致仕卒盥之喜吏事所至有聲

魏瓘字用之父羽奏補祕書省校書郎監廣積倉知開

封府倉曹參軍持法精審明吏事上元闕前張燈與宦
者護作宦者視瓘年少輒誅索侵擾瓘密以聞詔杖宦
者遣之瓘門人魏綱上疏詆天書流海島瓘亦坐是停
官復監鄧州稅鄂州茶以大理寺丞知衡山縣通判壽
州歷知循隨安州提點廣南西路刑獄邕州獠戶緣逋
負沒婦女為傭者一千餘人悉奏還其家就除轉運使
劉鋹時計口以稅雖舟居皆不免至是而雷化欽廉高
州猶未除瓘為除之減柳州無名役四百人召權度支

判官尋以罪降知洪州徙梓州路轉運使還知蔡州潭
州為京西轉運使江淮制置發運使自主客郎中遷太
常少卿知廣州築州城環五里疏東江門鑿東西澳為
水閘以時啟閉焉拜右諫議大夫再任臨江軍判官史
沆性險詖嘗為瓘所劾免會廣州封送貢餘柳子煎等
餉京師輒邀留之飛奏指以為珍貨詔遣內侍發驗無
有沆坐不實廢瓘亦降知鄂州未踰年復為陝西轉運
使徙河北以給事中知開封府政事嚴明吏民憚之內

東門索命婦車得賂遺掖庭物付府驗治獄未上內降
釋罪諫官吳奎言法當執奏而瓘不即奏行請以廢法
論降知越州儂智高寇廣東西獨廣州城堅守不能下
於是論築城功遷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復知廣州兼
廣東經畧安撫使給禁卒五千聽以便宜從事屬狄青
已破賊召還糾察在京刑獄議者請開六塔河塞商湖
北流宰相主其說命瓘按視還奏以為不可塞下溪州
蠻彭士義叛將發兵討除進龍圖閣直學士知荆南瓘

以為五溪之險師行鳥道諸將貪功生事於國家何所
利因條上三策以招徠為上守禦為下攻取為失不報
後卒如瓘議徙澶州滑州又徙鄧州請老以吏部侍郎
致仕卒瓘所至整辦與人置對未嘗屈弟琰

琰字子浩以父恩授秘書省正字為吏強敏名齊於瓘
嘗通判陳州適歲饑百姓相率強取人粟坐死者甚眾
瓘曰此迫於窮餓豈得已者坐其首黜之歷知壽潤滁
安州壽州盜殺寺童子有司執僧笞服琰憫其非罪命

脫械縱去一府爭以為不可後數日得真盜富人犯法當死而死獄中琰曰是當欺匿異籍孤弱者財所以自斃覲不可窮治爾其吏受賕而為之謀乎後有告者如琰所料累官司農卿知福州徙廣州以疾告得知江寧府晚昏眊縱私人亂法日笞扑無罪吏卒監司劾奏召判刑部仍致仕進衛尉卿卒

滕宗諒字子京河南人與范仲淹同年舉進士其後仲淹稱其才乃以泰州軍事推官召試學士院改大理寺

丞知當塗邵武二縣遷殿中丞代還會禁中火詔劾火
所從起宗諒與秘書丞劉越皆上疏諫宗諒曰伏見掖
庭遺燼延熾宮闈雖沿人事實繫天時詔獄未釋鞠訊
尚嚴恐違上天垂戒之意累兩宮好生之德且婦人柔
弱萬一懷寃足累和氣疏奏仁宗為罷詔獄時章獻太
后猶臨朝宗諒言國家以火德王天下火失其性由政
失其本因請太后還政而越亦上疏太后崩擢嘗言還
政者越已卒贈右司諫而除宗諒左正言後遷右司諫

坐言宮禁事不實降尚書祠部員外郎知信州與范諷
雅相善及諷貶宗諒降監池州酒久之通判江寧府徙
知湖州元昊反除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知涇州葛懷
敏軍敗於定州諸部震恐宗諒顧城中兵少乃集農民
數千戎服乘城又募勇敢諜知寇遠近及其形勢檄報
旁郡使為備會范仲淹自環慶引蕃漢兵來援時天陰
晦十餘日人情憂沮宗諒乃大設牛酒迎犒士卒又籍
定州戰沒者於佛寺祭醑之厚撫其孥於是邊民稍安

仲淹薦以自代擢天章閣待制徙慶州上言朝廷既授
范仲淹韓琦四路馬步軍都總管經畧安撫招討使而
諸路亦帶招討稱號非所宜詔罷之御史梁堅劾奏宗
諒前在涇州費公錢十六萬貫及遣中使檢視乃始至
部日以故事犒賚諸部屬羌又間以饋遺遊士故人宗
諒恐連逮者衆因焚其籍以滅姓名仲淹時參知政事
力救之止降一官知虢州御史中丞王拱辰論奏不已
復徙岳州稍遷蘇州卒宗諒尚氣個儻自任好施與及

卒無餘財所莅州喜建學而湖州最盛學者傾江淮間

有諫疏二十餘篇

劉越字子長大名人少孤貧有學行亦宗諒同年進士嘗知襄城固始二

縣有能名既贈官又官

其一子賜其家錢十萬

李防字智周大名內黃人舉進士為莫州軍事推官隨

曹彬入契丹授忠武軍節度推官括磁相二州逃戶田

增租賦十餘萬因請均定田稅又請縣有破逃五十戶

者令佐降下考百戶殿三選二百戶停所居官能招攜

者旌賞之改秘書省著作佐郎通判潞州遷秘書丞體

量二浙民饑建言逃戶田宜即召人耕種使人不敢輕去畝而官賦常在又請京師置折中倉聽人入粟以江浙荆湖物價之擢開封府推官請與判官間三五日即府司軍巡院察寃獄出為陝路轉運副使先是沿江水通歲役民丁甚衆頗廢農作防悉以城卒代之會分川陝為四路從防梓州路轉運使累遷尚書工部員外郎為三司戶部判官景德初江南旱詔與張知白分東西路安撫上言秦義嘗增江淮兩浙荆湖權酷錢民頗

煩擾江南以歲饑權罷而淮南荆湖未被德音詔悉罷之仍詔義等毋得復增權酷之利遂為江南轉運淮南舊不禁鹽制置司請禁鹽而官自鬻之使兵夫輦載江上且多漂失之患防請令商人入錢帛京師或輸芻糧西北邊而給以鹽則公私皆利後採用之徙知應天府鑿府西障口為斗門洩汴水淤旁田數百畝民甚利之又徙興元府入為三司鹽鐵判官失舉免官後起通判河南府徙知宿延亳三州為利州路轉運使累遷兵部

郎中糾察刑獄擢右諫議大夫知永興軍進給事中復
知延州更耀潞二州卒防好建明利害所至必有論奏
朝廷頗施行之其精力過人防在江南晏殊以童子謁
見防命賦詩使還薦之後至宰相

趙湘字巨源華州人進士甲科歷彰武永興昭武三軍
節度推官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新繁縣以吏最命知
商州徙隴州興元府再遷太常博士上補政忠言十篇
召判忠正寺上書言元德李太后母育聖躬請附太宗

廟室後用其說擢殿中侍御史權判三司勾院上言今
季冬誕聖之月願詔有司自仲冬留大辟弗決俟孟春
臨軒閱視真宗曰慮繫囚益淹久吏或因緣為姦爾湘
又上書請封禪未幾命管勾南官北宅事東封泰山為
東京留守推官禮成遷侍御史昇州火命湘往致祠兼
問民疾苦還言轉運使劉焄弛職不按部知洪州馬景
病不視事皆罷黜之糾察刑獄改尚書刑部員外郎兼
侍御史知雜事湘又言舊制文武常參官日趨朝並赴

待漏院俟禁門闢今多後時乃入望敕正衙門主者察
晚至以懲其慢時帝親製五箴以自儆湘因言宗室風
化所本宜有以訓厲願特製銘以賜南北邇帝悅為製
宗室座右銘賜寧王元偓以下并及湘祀汾陰為考制
度副使請如周官置土訓錄所過州縣山川與俗好惡
日上奏御兼判宗正寺歷三司戶部度支副使祀太清
宮管勾留司三司事為鹽鐵副使再遷工部郎中直昭
文館出知河南府徙河中府為京西轉運使又徙鳳翔

府延州遷太常少卿知襄州又知應天府進右諫議大夫復知河南為集賢院學士以疾徙虢州卒

唐肅字叔元杭州錢塘人當錢俶時始七歲能誦五經名聞其國中舉進士調鄆縣主簿徙秦州司理參軍有商人寓逆旅而同宿者殺人亡去商人夜聞人聲往視之血沾商人衣為捕吏所執州趣獄具肅探知其寃持之後數日得殺人者後守雷有終就辟為觀察推官遷秘書省著作佐郎歷知聞喜福昌縣通判陝州召拜監

察御史遂提點梓州路刑獄遷殿中侍御史入為三司
戶部判官出知舒州遷侍御史為福建路轉運使判三
司開拆司再遷工部郎中知洪州尋為江南東路轉運
使擢三司度支副使奉使契丹還遷刑部為龍圖閣待
制登聞檢院知審刑院卒子詢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
累遷右諫議大夫進給事中卒贈禮部侍郎詢子炯附
王安石為監察御史裏行自有傳

按宋史此下有唐肅
子詢傳無事蹟足錄

今從
刪

張述字紹明遂州小溪人舉進士調咸陽縣主簿改大理寺丞遷太常博士皇祐中仁宗未有嗣述上書言宜慎擇宗親才而賢者異其禮秩試以職務俾內外知聖心有所屬則天下大幸至和元年復上疏曰臣歷觀前世或今出宮闈或謀起閹寺或姦臣首議利幼主以專政假後宮以盜權安危之機發於頃刻朝議恬然曾不為計此臣拳拳為陛下言也述前後七上疏最後語尤激仁宗終不以為罪述慷慨喜論事歷通判延州知泗

州皆有政跡後以尚書職方員外郎為江浙荆湖福建
廣南路提點坑冶鐵錢事行至萬州道病卒

黃震字伯起建州浦城人進士及第累遷著作佐郎通
判遂州嘗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獨不及
軍士謀為變震白主者曰朝廷宜忘東川耶殆詔書稽
留爾即開州帑給錢如西川衆乃定明日詔至累遷尚
書都官員外郎提點湖北路刑獄還判三司磨勘司擢
江淮發運使先是李溥自三司小吏為發運使十餘年

姦賊狼藉震將行上書自陳言頗憤激既至發溥姦賊
數十事溥坐廢而震亦為溥訟奪一官罷畏謂權不敢
自直及謂貶乃復官知饒州徙廣東轉運使廣南歲進
異花數千本至都下枯死者十八九道路苦其煩擾震
奏罷之既卒詔進其官一等

胡順之字孝先原州臨涇人登進士第試秘書省校書
郎知休寧縣民有汪姓者豪橫縣不能制歲租賦嘗不
入適以訟逮捕不肯出順之曰令不行何以為政命積

薪環而焚之豪大駭少長趨出叩頭伏辜推其長械送

州致之法

按涑水記間載胡順之為浮梁縣令民賦有金者素豪橫不肯出租養犬數頭里正近其

門輒噬之繞垣密植橘柚人不可入每歲里正常代之
輸租順之至官乃令里正聚藁自抵其居以藁塞門而

焚之臧氏人皆逃逸順之悉令掩捕驅至縣男子年十
六以上盡痛杖之自是臧氏祖常為一縣先此事與宋

史本傳所載休寧縣民汪姓
事相類史不言其嘗知浮梁為青州從事高麗入貢中

貴人挾以為重使州官旅拜於郊順之曰青大鎮也在

唐押新羅渤海奈何卑屈如此獨不拜大姓麻士瑤陰

結貴侍匿兵械服用擬尚方親黨僕使甚多州縣被陵

蔑莫敢發其姦會士瑤殺兄子溫裕其母訴於州衆相視曰孰敢往捕者順之持檄徑去盡得其黨有詔鞠問士瑤論死其子弟坐流放者百餘人改著作佐郎知常

孰縣

按涑水記聞作洪州
僉判後家於洪州

遷秘書丞分司南京仁宗即

位遷太常博士天聖明道間再上宰相書乞太后還政宰相匿不以聞太后崩其書出宰相家仁宗嘉其忠特

遷尚書屯田員外郎

按涑水記聞以覃
思遷屯田員外

其後數論朝廷

事仲淹愛其才然挾術尚權喜縱橫捭闔以目失明廢

州里皆憚焉

陳貫字仲通其先相州安陽人後葬其父河陽因家焉
少儻數上疏言邊事舉進士真宗識貫名擢寘高第
為臨安縣主簿以秘書省著作佐郎為刑部詳覆官改
秘書丞為審刑院詳議官歷知衛州涇州督察盜賊禁
戢不肖子弟簿書筦庫賦租出入皆自檢覈嘗謂僚屬
曰視縣官物如己物容有姦乎擢利州路轉運使歲饑
出職田粟賑饑者又帥富民令計口占粟悉發其餘徙

陝西累遷尚書度支員外郎入為三司鹽鐵判官領河
北轉運使請疏徐鮑曹易四水興屯田徙河東歷三司
戶部鹽鐵副使以刑部郎中直昭文館知相州還朝卒
貫喜言兵咸平大中將楊瓊王榮喪師而歸貫上書曰
前日不斬傅潛張昭允使瓊輩畏死不畏法請自今合
戰而奔者主校皆斬大將戰死裨校無傷而還與奔軍
同軍衄城圍別部力足救而不至者以逗留論真宗嘉
納之又嘗上形勢選將練兵論三篇大畧言地有六害

今北邊既失古北之險然自威虜城東距海三百里沮澤磽确非敵所能輕入由威虜西極狼山不百里地廣平利馳突此必爭之地凡爭地之利先居則佚後起則勞宜有以待之昔李漢超守瀛州契丹不敢視關南尺寸地今將帥大抵用恩澤進雖謹重可信卒與敵遇方畧何從而出國家收天下材勇以備禁旅恬於休息久不識戰可以衛京師不可以戍邊境請募土人隸本軍籍丁民為府兵使北捍契丹西捍夏人敵之情偽地勢

之險易彼皆素知可不戰而屈人之兵矣後以疾卒著
兵畧世頗稱之子安石

安石字子堅以蔭鎮廳及第嘉祐中為夔峽轉運判官
民蓄蠱毒殺人捕誅其魁并得良藥圖由是遇毒者得
不死提點陝西刑獄攝帥鄜延能用謀者敵動靜輒先
聞嘗勅邊民戒嚴既而數萬騎奄至無所獲而去璽書
嘉之歷使京西河東淮南京東知蘇州邠州河中府加
集賢殿修撰為河東都轉運使議行鹽法謂其僚曰興

事當有漸急則擾乃出鹽付民而俾之券使隨所得貿
易鬻畢而歸券私販為減進天章閣待制官軍西征時
遺縣令佐督餉安石謂文吏畏怯武人邀功乃但取敢
行者申約束以防衆潰王中正帥東師而西報安石持
四十日糧而師駐白草平彌月安石深念曰吾頓兵益
久而秦甲未至倘不足於食將以乏兵興罪我即擅發
民再餉乃以聞李舜舉劾其專詔置獄於潞安石自麟
州會逮俄而他路餽糧多不繼神宗察其無罪赦之尚

書省初建召為戶部侍郎嘗與右曹李定同奏事帝目留之曰卿豈非在淮南日不肯保李定持服者乎對曰詔問臣臣不敢不以實奏帝曰以實事君朕所與也進吏部侍郎選人將改京官須次久臨當引對率困於刑寺審問或沮以微文則一跌不復安石請罷再問以絕曩弊遂為後法出知永興軍鄧襄陳鄭州河陽至龍圖閣直學士紹聖元年卒年八十一

范祥字晉公邠州三水人進士及第自乾州推官稍遷

殿中丞通判鎮戎軍元昊圍城急祥帥將士拒退之請
築劉璠堡定川砦從之歷知慶汝華三州提舉陝西銀
銅坑冶鑄錢祥曉達財利建議變鹽法後人不敢易稍
加損益人輒不便提點本路刑獄制置解鹽累遷度支
員外郎權轉運副使古渭州距秦州三百里道經啞兒
峽邊帥數請城之朝廷以餽餉之艱不許祥權令州事
驟請修築未報輒自興役蕃部驚擾青唐族羗攻破廣
吳嶺堡圍啞兒峽砦官軍戰死者千餘人坐削一官知

唐州後復官提舉陝西緣邊青白鹽改制置解鹽使卒
嘉祐中包拯言祥通陝西鹽法行之十年歲減榷貨務
使緡錢數百萬其勞可錄官其子孫景郊社齋卽熙寧
中平洮岷疊宕河州數千里置郡縣以古渭為通遠軍
權陝西轉運副使張詵奏朝廷復洮隴故地自將帥至
裨佐悉有功賞皇祐中轉運使祥卽古渭為砦此舉足
以消沮邊隙身黜謀廢臣竊悲之冀推原舊功少賜褒
卹詔贈秘書錄一子未官者子育

育字巽之舉進士為涇陽令以養親謁歸有薦之者召見授崇文校書監察御史裏行西夏入環慶詔育行邊還言寶元康定間王師與夏人三大戰而三北今再舉亦然豈中國之大不足以支夏人數郡乎由不察彼已妄舉而驟用之爾昨荔原之役夏人聲言我自修壘不與漢爭三犯之然後掩殺雖追奔亦不至境由是觀之其情大可見矣又使河東諭韓絳築囉鄂特二砦始調外郡稍遠邊城前後三十萬夫遼州最為窮僻然猶上

戶配夫四百三十四儻直計三千緡下者十六人其直十萬輦運所經二十二驛宣撫司不先告期轉運使臨時督辦致民皆破產上下莫敢言獨遼守李宏能約民力所勝而餽不失期顧以訴其實翻令鞫罪願貸被劾官吏其芻糧在道者隨所至受之使已困之民咸蒙德澤神宗皆從之坐劾李定親喪匿服罷御史知韓城縣詔往鄜延議畫地界育言保疆不如持約持約不如取信前日疆場嘗嚴矣一旦約敗鬪者跌於前耕者侵於

後是封溝不足恃也使人左去而兵草右興金縉朝委而烽烟夕舉是持約不足恃也今我見利而加兵當講好之後復自立界不亦愧乎安南行營郭遠趙高以兵十萬伐交趾行及長沙病死相屬遠高又不輯睦育疏其不便不從知之知河中府以直龍圖閣鎮秦州元祐初召為太常少卿改光祿卿樞密都承旨出知熙州時又議棄質孤勝如兩堡育爭之曰熙河以蘭州為要塞此兩堡者蘭州之蔽也棄之則蘭州危蘭州危則熙河

有腰膂之憂矣又請城李諾平汝遮川曰此趙充國屯田古榆塞之地也不報入為給事中戶部侍郎卒高宗紹興中採其抗論棄地及進築之策贈寶文閣學士

田京字簡之世居滄州其後徙亳州鹿邑舉進士調蜀州司法參軍自秦州觀察推官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為大理寺詳斷官趙元昊反侍讀學士李仲容薦京知兵法召試中書擢通判鎮戎軍入對陳方畧尋為經畧安撫判官會遣翰林學士晁宗慤即軍中問攻守孰便衆

欲大舉入討京曰夏人之不道久矣未易破也今欲驅不習之師深入敵境與之角勝負此兵家所忌師出必敗或曰不如講和京曰敵兵未嘗挫安肯降我哉未幾元昊使黃延德叩延州乞降以奇兵出原渭敗大將任福夏竦素不悅京坐是改通判廬州徙知邵武軍提點河北路刑獄事乃上言請擇要官守滄衛鑿西山石臼廢道以限戎馬義勇聚教復給糧置卒守烽燧用奇正法訓兵徙戰馬內地以息邊費凡十餘事仁宗頗嘉納

之入為開封府判官坐械囚送獄道死出知蔡州徙相
刑二州復提點河北刑獄事王則據恩州反京緹城趣
南關入驍健營撫士卒保州振武兵焚民居欲應賊京
捕斬之乃定賊遣其黨崔象偽出降京以其持妖言惑
衆又斬以徇由是營兵二十六指揮在外者皆懾服不
敢叛州之南關民衆多如城中得不陷賊京有功焉京
督士攻城甚力賊係京妻子乘城迫使呼曰毋亟攻城
中將屠我輩矣京叱諸軍益進攻注矢仰射殺其家四

人賊知京無所顧乃牽妻子去恩州平以不能預察賊降監鄆州稅先是駐泊都監田斌亦以賊發不能捕待罪兵間及城破從諸將入以功遷官苑副使而京獨被謫御史言失察賊過輕忘家為國義獨重不宜左遷乃從通判兗州又徙知江陰軍知密州歷提點淮南刑獄事京西轉運使累遷兵部員外郎直史館知滄州轉運使擢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改兵部郎中復知滄州拜右諫議大夫卒京為人尚氣節少時與常山董士

廉汾陰郭京相友善俱以僮聞

周渭字得臣昭州恭城人

按涑水見聞
作連州人

幼孤養於諸父

力學工為詩劉鋹據五嶺政繁賦重民不聊生渭率鄉人六百踰嶺將避地零陵遂奔道州為盜所襲脫身北上建隆初上書言時務召試賜同進士出身解褐白馬主簿縣大吏犯法渭即斬之上奇其才擢右贊善大夫時魏帥符彥卿專恣渭知永濟縣相見畧不降屈縣有盜傷人而逸渭捕獲并暴虐匿者按誅之不以送府乾

德中通判興州州領置口砦多戍兵監軍教狠縱其下
為暴渭馳往諭以禍福斬其軍校衆皆懾服命兼本砦
鈐轄開寶元年鳳州七房治主吏盜隱官銀擇渭往代
羨課數倍又遷知棣州殿直傅延翰為監軍謀作亂走
契丹為部下所告渭擒之以聞渭在郡以簡肅稱及還
吏民遮道泣留太平興國二年為廣南諸州轉運副使
初渭之入中原妻子留恭城開寶三年平廣南詔昭州
訪求及是渭始還故里鄉人以為榮渭奏去劉鋹時稅

算之繁者重定田賦興學校遷殿中丞屬有事交趾主將逗撓無功有二敗卒擐甲先至邕州中奪民錢渭捕斬之後至者悉令解甲以入移書交趾諭朝廷威信將刻日再舉黎桓懼即遣使入貢就加監察御史徙知揚州進殿中侍御史改兩浙東西路轉運使入為鹽鐵判官遷侍御史歷判戶部度支二勾院出知亳州俄授宋州加職方員外郎為益州轉運使坐從子違詔市馬黜為彰信軍節度副使咸平二年真宗聞其清節召還將

復用詔下而卒年七十七以其子建中為乘氏主簿渭妻莫荃賢婦人也渭北走時不暇與荃訣二子孩幼荃尚少父母欲嫁之荃泣誓曰渭非久困者今違難遠遁必能自奮於是親蠶績碓舂以給朝夕二子皆畢婚媾

凡二十六年復見渭

按涑水記聞載渭為廣南轉運時久已改娶使人訪其故妻先與之

別二十七年矣妻固不嫁有二子皆長渭欲復迎之妻曰君既有室我不可復往且我有孫婦居此久不可去渭為具奏詔特爵為縣君并其二子渭皆為奏官宋史本傳作二十六年復見渭不載渭改娶事附識

朱

昂著莫節婦傳紀其事

梁鼎字凝正益州華陽人祖鉞任蜀為劍門關使父文獻乘氏令鼎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甲科解褐大理評事知柿歸縣再遷著作佐郎端拱初獻聖德徽號頌遷殿中丞通判歙州以能聲聞徙知吉州民有蕭甲者豪猾為民患鼎暴其凶狀杖脊黥面徙遠郡太宗尤賞其強幹代還賜緋魚舊例當給銀寶瓶帶太宗特以犀帶賜之記其名於御屏淳化中上言詔有司申明考績之法庶幾官得其人民受其賜俄為開封府判官遷太常博

士三司右計判官又為總計判官換度支判官至道初
建議興三白渠及陳許鄧潁蔡宿亳數州用水利墾田
事具食貨志遷都官員外郎江南轉運副使就改起居
舍人徙陝西二十五將分道擊李繼遷李繼隆擅出赤
檉路無功還奏軍儲失期鼎坐削三任復為殿中丞領
職如故以母老求郡歷知徐密二州真宗踐位復舊官
咸平四年遷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賜金紫時三司督逋
負嚴急有久被留繫者命鼎與薛映按籍詳定多所蠲

免踰月拜右諫議大夫度支使時西鄙未寧鼎建議陝西禁解池鹽所在官鬻詔從之以鼎為制置使議者多言其非便鼎既行既移文禁止鹽商所在約束乖當延州劉廷偉慶州鄭惟吉皆不從規畫又鼎奏運咸陽倉粟以實邊粟已陳腐鼎即與民俟秋收易新粟上封章密陳其煩擾者甚衆鼎始謀多沮坐首議改作非是詔罷度支使守本官景德初知三班院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出知鳳翔府表求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三年

卒年五十二昂偉姿貌磊落尚氣有介節居官峻厲名
稱甚茂好學工篆籀八分當著隱書三卷史論二十篇
學古詩五十篇子申甫吉甫

范正辭字直道齊州人父勞謙獲嘉令正辭登第調補
安陽主簿開寶中判入等遷國子監丞知戎州改著作
佐郎代還治逋欠於淄州轉運使稱其能轉左贊善大
夫就知淄州太宗征河東諸州部糧多不期及正辭所
部長山縣吏張秀督民輸受錢二千即杖殺之郡中畏

服太平興國中改殿中丞通判隸深二州遷國子博士
御史中丞劉保勳奏充堦直會有言饒州多滯訟選正
辭知州事至則宿繫皆決遣之胥吏坐淹獄停職者六
十三人會詔令料州兵送京師有王興者懷土憚行以
刃故傷其足正辭斬之興妻詣登聞上訴太宗召見正
辭廷辨其事正辭曰東南諸郡饒實繁盛人心易動興
敢扇搖苟失控馭則臣無待罪之地矣上壯其敢斷特
遷膳部員外郎充江南轉運副使饒州民甘紹為羣盜

所掠州捕繫十四人獄具當死正辭按部察其非實命
徙他所訊鞫既而民有告羣盜所在者正辭潛召監軍
王愿掩捕之得所棄贓按其姦狀伏法而前十四人皆
得釋端拱二年代歸監折中倉遷倉部員外郎同知幕
府州縣官考課改判刑部歷戶部鹽鐵二判官遷考功
員外郎通判定揚杭三州真宗即位遷膳部郎中召判
三司勾院俄復為鹽鐵判官咸平二年出為河東轉運
使三年以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時李昌齡自忠武行

軍起知梓州董儼知壽州王德裔楊緘皆任轉運使後
失官宰畿邑正辭上言昌齡輩貪墨著聞願陛下罷其
民政詔追還儼勅餘悉代之又舉吳奮等五人堪任大
郡復請令奮等各舉知縣縣令從之坐鞫任懿獄敗滌
州團練副使會赦復為倉部考功員外郎通判鄆州知
淮陽軍復膳部郎中以年老求監兗州商稅大中祥符
三年卒年七十五子識諷並進士及第

諷字補之以蔭補將作監主簿獻東封賦遷太常寺奉

禮郎又獻所為文召試入等出知平陰縣會河決王陵
埽水去而土肥失阡陌田訟不能決諷分別疆畔著為
券民持去不復爭諷辨數激昂喜為名聲然亦操持在
己吏不敢欺舉進士第遷大理評事通判淄州歲旱蝗
他穀皆不立民以蝗不食菽猶可藝而患無種諷行縣
至鄒平縣官廩貸民縣令爭不可諷曰有責令無預也
即出貸三萬斛比秋民皆先期而輸徙知梁山軍以母
老不行得通判鄆州時知州李迪貶衡州副使宰相丁

謂戒使者持詔書促上道諷輒留廸數日為治裝祖行詔塞決河州募民入芻犍而城邑與農戶等諷改符使富人輸三之二因請下諸州以鄆為率朝廷從其言徙知廣濟軍民避水堤居凡給徭於官者諷悉縱使護其家奏除其租賦累遷太常博士以疾監舒州靈仙觀尚御藥張懷德至觀齋祠諷頗要結之懷德薦於章獻太后遂召還問所欲言對曰今權臣驕悍將不可制蓋指曹利用也利用貶拜右司諫三司度支判官百官轉對

敕近臣閱視其可行者類次以聞諷奏上親覽決可否
玉清昭應宮災下有司治火所起諷曰此天之戒告乃
復置獄以窮治之非所以應天也獄由是得解改尚書
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錢惟演自許州來朝圖
相位諷奏惟演嘗為樞密使以皇太后姻屬罷之示天
下以不私固不可復用遂以惟演守河南擢天章閣待
制知審刑院出知青州再遷戶部郎中時山東饑宰相
王曾青人家積粟多諷發取數千斛濟饑民因請遣使

安撫京東入為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又請益漕江
淮米百萬自河陽河陰東下以賑貸之錢惟演倡議獻
懿二太后宜祔直宗廟室諷彈奏之及言其在太后時
權寵甚盛且與后族連姻請絀去遂貶惟演隨州陳堯
佐罷參知政事有王文吉者告堯佐謀反仁宗遣中官
訊問復以屬諷夜中被旨究詰旦得其証狀奏之諷當
侍對帝語及郭后亡子諷言亡子大義當廢陰合帝旨
以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時狄棐為直學士已久諷

盛氣凌裴宰相李迪右之遂特詔班裴上論者非之尋
轉閣學士以疾免三司使改翰林侍讀學士管勾祥源
觀徙會靈觀復改閣學士給事中知兗州既至郡而龐
籍為廣南東路轉運使未行上言諷以三司使曲為右
藏監庫吳守則奏課遷官尚美人同父弟娶守則女諷
以銀鞍勒遺守則相結納既出兗州假翰林白金器數
千兩自隨而增產於齊州市官田虧平估置獄於南京
劾之諷坐方聽旨擅馳驛還兗州當贖籍所奏有不實

當免官宰相呂夷簡嫉諷詭激持貶諷武昌軍節度行

軍司馬

按凍水記聞云范諷性倜儻好直節不拘細行自在塲屋與鞠詠勝宗諒遊已有軒輊之名及

為中丞力擠張士遜授呂夷簡意夷簡引己至二府夷簡忌其剛抗久之不敢薦引諷憤激求出知兗州將行

奏曰陛下朝中無臣一旦網紀大壞然始由是宰相李

召臣將無益夷簡愈惡之故尋被譴謫

由是宰相李

迪等坐親善諷皆斥歲中徙保信軍聽居舒州持母喪

又許歸齊州日飲酒自縱為時所譏服除改將作少監

知淮陽軍遷光祿卿知陝州道改潞州入見帝言元昊

不可擊獨以兵守要害捍侵掠久當自服復給事中卒

諷數短參知政事王隨於帝前又嘗與張士遜議事不合及為龐籍訟人謂大臣陰諷籍焉諷類曠達然押闕圖進不守名檢所與遊者輒慕其所為時號東州逸黨山東人顏太初作逸黨詩刺之而姜潛者又嘗貽書以疏其過云子寬之

劉師道字損之一字宗聖開封東明人父澤右補闕師道雍熙二年舉進士初命和州防禦推官歷保寧鎮海二鎮從事凡十年擢著作佐郎纔一月會考課又遷殿

中丞出知彭州就加監察御史轉運使劉錫馬襄上其治跡召歸會滿洛之敗奉詔劾白守勞輩獄成太宗獎其勤賜緋魚川陝豪民多旁戶時有言李順之亂皆旁戶鳩集請擇旁戶為三者長送主之疇歲勞則授以官師道奏非便卒罷之改祠部員外郎出為京東轉運使真宗嗣位進秩度支咸平初徙知潤州改淮南轉運副使兼淮南江浙荆湖發運使以漕事入奏特遷司封俄為正使改工部郎中代查道為三司度支副使擢樞密

直學士掌三班俄擢三司使從幸澶淵判隨駕三司充
都轉運使坐論奏誣罔責為忠武軍行軍司馬以郊祀
恩起為工部郎中知復州換秀州大中祥符二年以兵
部郎中知潭州遷太常少卿師道敏於吏事所至有聲
吏民畏愛長沙當湖領都會剖煩折滯案無留事歲滿
復加樞密直學士換左司郎中留一任卒年五十四師
道性慷慨尚氣善談世務與人交敦篤工為詩

王濟字巨川其先真定人祖卿避地深州饒陽遂為縣

人父怒後唐時童子及第開寶中知秀州會盜起城陷
為盜所殺將并害濟濟號慟謂賊曰吾父已死吾安用
生為但恨力不能殺汝以報父讎爾賊義之捨去濟攜
父骨匿山谷間既而官軍大集濟脫身謁其師朱乙陳
討賊之計乙嘉之遺以束帛奏假驛置遣歸先是濟母
終於岳陽權窆佛舍至是乃併護二喪還饒陽州將以
聞太祖召見以其尚少且俾就學雍熙中上書自陳死
事之孤得試學士院補龍溪主簿時調福建輸鶴翎為

箭羽有司督責急民甚苦之濟諭民取鵝翎代輸仍驛
奏其事因詔旁郡悉如濟所陳縣有陂塘數百頃為鄉
豪幹其利會歲旱濟悉導之分溉民田汀州以銀冶構
訟十年不決逮繫數百人轉運使使濟鞫之纔七日情
得止坐數人再調胙城尉徙臨河主簿遷光祿寺丞權

大理丞改刑部詳覆官

按宋事實類苑云王濟為刑部詳覆官屢上封事是時各道置

提舉茶鹽酒稅官朝廷因令訪察民間事與吏之能否甚重其選會京西道闕太宗問左右刑部有好言者為誰左右以濟對帝即以授之宋史本傳不載附識 通判鎮州牧守多勲舊武臣

倨貴陵下濟未嘗撓屈戍卒頗恣暴不法夜或焚民舍
為盜一夕報有火濟部壯士數十潛往偵伺果得數輩
并所盜物即斬之馳奏其事都校孫進使酒無賴毆折
人齒濟不俟奏杖脊送闕下由是軍城畏肅就遷太子
中舍詔書獎勞召判登聞鼓院拜監察御史上疏陳統
天下之術節民物之道大者有十擇左右別賢愚正名
器去冗食加奉祿謹政教選良將分兵戍修民事開仕
進其言切於時詞多不載咸平初濟以刑網尚繁建議

請刪定制勅乃命張齊賢領其事濟預焉刑統舊條持杖行劫不以贓有無悉抵死齊賢議貸不得財者濟與齊賢廷爭數四目齊賢為腐儒然卒從齊賢議人以濟為刻改鹽鐵判官車駕巡師大名調丁夫十五萬修黃汴河濟以為勞民詔濟馳往經度還奏省十六七齊賢時為相以河決為憂因對并召濟見齊賢請令濟署狀保河不決濟曰河決亦陰陽災沴宰相苟能和陰陽弭災沴為國家致太平河之不決臣亦可保上動容獨留

濟問邊事濟曰謀謨當國之人未有如昔之比此誠急
賢之秋著備邊策十五條以獻三年權判大理寺事坐
故入停官逾年復為監察御史通判河南府景德初徙
知河中府契丹南侵上幸澶淵詔緣河斷橋梁毀船舫
稽緩者論以軍法濟密奏寢其事召拜工部員外郎兼
侍御史知雜事判司農事受詔與劉綜改定茶法頗易
舊制拜本曹郎中出知杭州上面加慰諭仍戒以朝廷
闕失許密上言遷刑部郎中郡城西有錢塘湖溉田千

餘頃歲久湮塞濟命工濬治增置斗門以備潰溢之患
仍以白居易舊記刻石湖側民頗利之大中祥符三年
徙知洪州兼江南西路安撫使屬歲荒民饑躬督官吏
為糜粥日親嘗而給之錄饑民為州兵全活甚衆是歲
卒年五十九遺奏大旨以進賢退諛佞罷土木不急之
費為言濟頗涉經史好讀左氏春秋性剛直無所畏避
少時深州刺史念金鎖一見噐之且托後於濟金鎖沒
濟撫其孤授真祿仕素與內臣裴愈有隙愈坐事命憲

府鞠之濟適知雜事力為辦理遂獲輕典子孝傑

方偕字齊古興化莆田人年二十及進士第為温州軍
事推官歲饑民欲隸軍就廩食州不敢擅募偕乃詣提
點刑獄呂夷簡曰民迫流亡不早募之將聚而為盜矣
夷簡從之籍為軍者七千人後遷汀州判官權知建安
縣縣產茶每歲先社日調民數千鼓譟山旁以達陽氣
偕以為害農奏罷之遷秘書省著作佐郎兼知福清資
陽縣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為御史臺推直官澧州逃

卒傭民家自給一日誣告民事摩駝神歲殺十二人以祭令卒疏所殺主名按驗皆亡狀事遂辨遷侍御史元昊寇塞門鄜延副總管趙振逗撓不出抹詔偕往按之偕奏兵寡不敵餌賊無益振由是得不死為開封府判官江南安撫三司歲出乳香綿綺下州郡配民偕奏罷之更鹽鐵判官遷兵部員外郎兼御史知雜事判大理寺改度支副使擢天章閣待制江淮制置發運使知杭州遷刑部郎中偕以吏治進治杭州有能聲喜飲酒以

太常少卿分司西京遷光祿卿卒

曹穎叔字秀之亳州譙人進士及第歷威勝軍判官渭州軍事推官御史中丞蔡齊薦為臺主簿改大理寺丞韓億知亳州辟僉書節度判官事通判儀州韓琦文彥博薦其才徙夔州路轉運判官夔峽尚淫祠穎叔悉禁絕之提點陝西路刑獄夏人納款為開封府判官除直史館知鳳翔府徙益州路轉運使擢度支副使擢天章閣待制知福州累遷右司郎中為陝西都轉運使自慶

歷鑄大鐵錢行陝西民盜鑄不已三司上權鐵之議穎叔曰鐵錢輕而貨重不可久行况官自權鐵乎請罷鑄諸郡鑄錢以三鐵錢當銅錢之一從之兩川和買絹給陝西兵而蜀人苦於煩斂穎叔為歲出本路緡錢五十萬以易軍衣之餘者兩川之民始無擾焉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卒於官

劉元瑜字君玉河南人進士及第補舞陽縣主簿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雍邱縣通判隰并二州知郢州以太

常博士為監察御史上言考課之法員外郎郎中少卿
須清望官五人保任始得遷故浮薄輩日趨權門非所
以養廉耻也詔罷之提舉河北便糴會永寧雲翼軍士
謀為變百姓竊知多逃避元瑜馳至斬為首者其餘皆
釋去不問歷京西河東轉運使遷右司諫劾奏集賢校
理陸經在河南日杖死爭田寡婦且代民鋸投托權要
遂復館職請重寘於法又疏李用和曹琮李昭亮不可
典軍梁適不當除翰林學士范仲淹以非罪貶既復天

章閣待制宜在左右尹洙余靖歐陽修皆以朋黨斥逐此小人惡直醜正者也既而與靖等相失因論靖知制誥不宜兼領諫職且奉使契丹對契丹主倣六國語辱國命請加罪修靖深惡之由是論者以元瑜為奸邪後除三司鹽鐵副使以天章閣待制知潭州徭人數為寇元瑜使州人楊謂入梅山說酋長四百餘人出聽命因厚犒之籍以為民徙桂州固辭降鄧山知隨州改信州徙襄州人伏其明歷河中府以左諫議大夫知青州卒

元瑜性貪至竊貶禁物親與小人爭權時論鄙之

楊告字道之其先漢州綿竹人父允恭西京左藏庫使
有功既死賜告同學究出身調廬江尉時張景管吏死
而吏捕急逃歸告懼告不見納告曰君勿憂也吾生死
以之景卒免改豐城主簿邑有賊殺人人知主名而畏
不敢言告聞親往擒賊捕得致於法境內肅然再調南
劍州判官知南安六合錢塘寧國縣改大理寺丞通判
江寧盜殺商人鑿舟沉屍江中有被誣告者告疑其無

狀後數日果得真盜從知池州累遷尚書司封員外郎
開封府推官開拆司為趙元昊旌節官告使元昊專席
自尊大告徙坐即賓位莫之屈也除京西轉運副使屬
部歲饑所至發公廩又募富室出粟賑之獲濟者甚衆
以疾權管勾西京留臺頃之判三司憑由理欠司為淮
南轉運使徙制置發運使除三司戶部副使更度支安
撫河南改鹽鐵副使歷祠部度支司封郎中以少府監
復為制置發運使拜右諫議大夫知鄭州徙江寧府壽

州告饒法令頗知財利而不務苛刻時號能吏然喜事
權貴以要進一子力學有文賜同進士出身未幾卒告
悲傷之尋卒

趙及字希之其先幽州良鄉人父的為偃師令因家焉
及舉進士為慈州軍事推官徙廣信軍判官改秘書省
著作佐郎知魏縣徙九隴以母老監葉縣稅歷黃河御
河催綱通判青州大名府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被舉
為殿中侍御史權宗正丞詔劾夏守恩獄內侍岑守中

用賄撓法及劾正其罪遷侍御史夏守贇經畧西鄙還
及言其無功不可復樞府又疏罷郭承祐團練使未幾
請知懷州徙除州還為三司戶部判官遷兵部員外郎
京東轉運按察使兼侍御史知雜事數論時政權判吏
部流內銓初銓吏匿員闕與選人為市及奏闕至即榜
之吏部榜闕自及始遷戶部副使以疾改刑部郎中直
昭文館知衡州召為鹽鐵副使又以疾請知汝州歲除
復召為副使不赴徙知河中府特拜天章閣待制右司

郎中祀明堂遷右諫議大夫還判大理寺流內銓出知
徐州疾甚求解近職還州事乃以本官管勾南京留司
御史臺卒及和厚謙退內行尤篤所治有聲民吏愛之
劉湜字子正徐州彭城人舉進士為澶州觀察推官再
調湖南節度推官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益都縣徙陰
平再遷太常博士通判劍州審閬州獄活死囚七人王
堯臣安撫陝西薦之擢知耀州拜監察御史王德用自
隨州詔還近臣言其有反相湜保右之歷開封府推官

三司鹽鐵判官遷殿中侍御史上言轉運使倚擬郡縣苛束官吏人不得騁其才宜稍寬假不為改者繩治之詔詣渭州劾尹洙私用公使錢頗傳至重法還為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同判吏部流內銓除鹽鐵副使議者謂湜探宰相意深致洙罪故得優擢焉明年宴紫宸殿副使當坐殿東廡湜不即坐趨出閤門奏之坐謫知沂州徙兗州又坐沂州誤出囚死罪降知海州起為河東轉運使遷戶部員外郎復為鹽鐵副使兼

領河渠事汴水絕鑿河陰新渠通漕運如故會江南饑
擢天章閣待制知江寧府奏運蘇州米五十萬斛以貸
饑民除戶部郎中知廣州儂智高初平湜練土兵葺械
器作鐵鎖斷江路有盜據山山民資之食即徙民絕餉
盜困感乞降居二年母老求內徙遂徙徐州湜喜曰昔
布衣隨計今以侍從官三品復典鄉郡過始望矣又以
左司郎中知鄆州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慶州改知密州
以病卒

王彬光州固始人祖彥英父仁侃奔新羅父子相繼執
國政彬年十八以賓貢入太學淳化三年進士及第歷
雍邱尉皇城司陰遣人下畿縣多厲民令佐至與為賓
主彬至捕鞠之致之法自是詔親事官毋得出都城易
右班殿直辭不受後以秘書省著作佐郎通判筠州歷
知撫州撫州民李甲饒英恃財武斷鄉曲縣莫能制彬
按治之索其家得所藏兵械又得服器有龍鳳飾甲坐
大逆棄市并按英嘗強取人孥配嶺南州里肅然擢提

點荆湖南路刑獄徙知潭州入判三司戶部勾院出為
京西轉運使徙河北部吏馬崇正倚章獻太后姻家豪
橫不法彬發其姦眩下吏忤太后意徙京東又徙河東
陝西復為三司鹽鐵判官判都理欠憑由司累遷太常
少卿卒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三十三